

Elaine Phillips 博士，《圣经研究概论》，

第 12 节，库姆兰和死海古卷

© 2024 伊莱恩·菲利普斯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伊莱恩·菲利普斯博士在讲授《圣经研究导论》。这是第 12 节，库姆兰和死海古卷。

早些时候，在我们一起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简要讨论了库姆兰的位置。

我们特别讨论了这个社区，或者可能是那些离开耶路撒冷建制派的社区，无论发生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并搬到了死海西北角的地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这个非常简短的提及，因为我们想关注死海古卷的文本。当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时，首先要说的事情之一就是承认我们正在谈论我们研究中的广泛学科，以及这里发生的事情。

即使凭借您面前的屏幕上的内容，您也能看到文本。这是一个具有特定正字法的文本，它表征了来自该特定社区的作品。但这段文字是在一种非常独特的情况下发现的，这将把我们带回到 20 世纪中叶。

因此，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从这些文本的起源以及产生它们的社区来思考历史。随着文本的不断发现，我们需要思考考古学。我们还需要考虑地理和这些文本所在的位置。

除此之外，另一个历史焦点将是我们最近的 20 世纪历史。因为坦率地说，发现这些文本的故事与您可以追求的任何斗篷和匕首叙述一样有趣。这就是我们要努力将其中的一些内容整合在一起的方向，我称之为跨学科研究。

首先，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吗？好吧，让我们看一下导致库姆兰和死海古卷研究自 190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于大量学术讨论的前沿和中心这一事实的一些因素。以下是一些原因。毫无疑问，这确实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我希望在我们讨论完这个问题时我们会清楚其中的原因。

毫无疑问，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不是立即，原因也会显而易见。它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了解耶稣时代的犹太教。我在这里使用复数形式的犹太教，因为有时当我们想到犹太教时，我们将其保留为单数，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真的不想这样做。

我们有多种表达宗教的方式，不仅在第一世纪，而且在耶稣的时代也是如此。库姆兰正在发生的事情，甚至我们所看到的作为社会学宗教图景一部分的不同事物，将帮助我们充分理解，即使在我们之间的小小土地上，也有很多丰富的文化。这第三点可能在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人之间有一些争论，但是当我们继续讨论时，我将建议施洗者约翰，你可能还记得他出生在一个家庭，两人都是牧师，两人年纪大了，可能很快就会去世。

我们了解到施洗约翰在旷野中行军，我们还了解到他开始传道后就在约旦河施洗。我们不知道艾农和萨利姆在哪里，但这些都是提到的名字。所以，这不需要太多的猜想，这确实是猜想，但我们可以说，施洗约翰确实与这些退出耶路撒冷祭司机构的社区有某种联系，这在当时并不完全是一个典范。任何方面的美德。也许他善良而敬虔的父母把他从耶路撒冷送到一个更加注重圣约的社区，那就是库姆兰。

他当然知道浸礼，他知道洗礼，他知道强烈的正义感和纯洁感，这些都是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社区的特征。再说一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可能，但我将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结尾处将其作为理解的可能性，该章确实说他是 在旷野长大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除了历史和理解施洗约翰之外，正如我 所说，我们从库姆兰得到了希伯来圣经文本方面非常重要的证据。

在此，请快速说明一下，当我们想到死海古卷发现之前的希伯来圣经手稿时，我们最早的手稿来自公元 9 世纪末。895 几乎就是一个约会。我们有 **Masorettes**，他们是那些传递的人，**masar** 是希伯来语动词，意思是传递，他们传递了文本传统，顺便说一句，他们做得非常好，非常仔细。

没有时间讨论这一点，但这是需要记住的重要事情。本阿舍尔家族是文士马所拉家族的重要家族，他们就干过这种事。但你知道吗？那是九世纪末。

问题是，他们确实保存了准确的文本吗？好吧，死海古卷的发现使我们能够将文本的本质推后大约一千年。有变化吗？是的，但总的来说，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是我们希伯来圣经文本可靠性的非常非常好的证据。因此，让我们在这里谈谈我们的跨学科方法，首先考虑地理。

我们要处理这些东西被发现时的地点。我们将立即讨论他们的发现历史。我们之前在研究盐海时讨论过，当在一系列洞穴中发现卷轴时，它们位于盐海的西北角。

现在，请记住，我们通常会想到库姆兰，这在这里几乎是正确的。我们经常将其视为卷轴的中心，并确保 11 个洞穴位于该区域。但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更南边的洞穴中，事实上，你在这里看到了一点恩戈地，并且在该地区还有一系列洞穴，在那里发现了其他卷轴。

那么，你知道吗？干燥，洞穴，储存卷轴。我们发现的不仅仅是这些卷轴。如果我稍后忘记提及，我现在就说。

实际上，我们对早期文本中出现的卷轴和洞穴有完整的想法。我们有一位教父，我相信他的名字叫提摩太，我想我们谈论的是六世纪，他说，哦，是的，耶利哥附近有卷轴和洞穴。因此，这不仅仅是某一特定时间的这一缓存。

它肯定是在朱迪亚荒野地区。我们记得那是什么样子。我们有石灰岩悬崖。

石灰岩悬崖形成洞穴。我们拥有当我们谈论约旦河谷整个地区时所谈论的泥灰材料。这就是白垩土，毫无生气的组合。

但这也提供了在内部创建洞穴的机会。事实上，许多卷轴是在最初位于泥灰岩中的洞穴中发现的。我们也会回到这一点。

居住在该地区的人们的主要水源是来自山上的渡槽。只是提醒一下，下雨的时候，尽管雨发生在这个山区，但分水岭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你会有水涌向东方，实际上，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雕刻出了一些伟大的河谷去东方。稍后我将详细讨论这一点。

所以，是的，有从水源到西方的渡槽，但偶尔也会有雨水从这些干河中涌出。这里有几个泉水。隐基底就是其中之一。

恩费什卡的地方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总的来说，这些社区的水必须依赖某种引水系统，从其他地方输送水。这让我们对这些石灰岩悬崖有了一点了解。

你可以看到粉笔覆盖物，荒野覆盖在上面，但这里是它所有赤裸裸的裂痕就在那里。石灰岩悬崖，还有洞穴、石灰岩，两者非常相配。这是我们在库姆兰地区拍摄的最重要、可能也是最著名的照片，因为这是第 4 号洞穴。但与其他一些洞穴（如第 1 号、第 6 号、第 11 号）不同的是，这张照片是由泥灰岩制成的，材质要软得多。

此时我将对这个位置和第 4 号洞穴发表一些评论，稍后我们会再讨论。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有一条干河的底部。这是我们的泥灰岩，但你回头看，你只能看到石灰岩悬崖的开始，有一条干河穿过它。

它叫瓦迪库姆兰。我很快想展示的一件事是，一股水从那条河道流下来，因为当你确实有水流过这里时，它会侵蚀这些东西。令人悲伤又让我们陷入一种神秘状态的是，我们必须想知道，从这些卷轴被沉积到现在的几千年里，有多少这样的洞穴实际上被冲走了？因为在 20 世纪 50 年代、40 年代末、50 年代初之间，当这些洞穴被发现时，洞穴，它是什么，5 个、7 个、8 个、9 个，我相信 10 个，都消失了。

他们走了。他们已经被冲走了五十年，半个世纪，对，五十年左右。所以，你必须想一想，天哪，有多少其他卷轴可能在这段时间被冲走了，因为存放它们的洞穴已经消失了。

不知道，留下了谜团。幸运的是，第 4 号洞穴仍然在这里，正如我们稍后要讨论的那样，这显然是库姆兰社区的图书馆，我将其放在引号中。稍后我将给我们一张地图，然后也谈谈其中的关系。

这是距离基尔贝特遗址最近的地方，那是库姆兰。但首先，让我们这样做。2007 年春天，我碰巧去过以色列，当时正下着雨。

山区下起了雨。五月的雨本来就很不寻常。每个人都站在外面说，哦，下雨了。

事实上，他们说，“多么大的洪水”，指的是创世记第 6 章和洪水的希伯来语单词。但这就是库姆兰发生的事情。没有下雨，但水从河谷涌出，越过瀑布，直冲到这个地区。

人们可以想象，只能想象，发生了足够多的事情，并削弱了那些泥灰阶地，这些阶地就会崩塌，并且该洞穴中可能存在的任何洞穴结构和成分都会解体。因此，我只是想从我们的历史和地理跨度方面了解这一点，以及这对其他人角色的影响。我们可以庆幸我们拥有我们所拥有的。

好吧，现在让我们过渡一下，先谈谈最近的历史，然后再回到讨论社区本身。正如我在开始本次讲座时所说，这是斗篷和匕首的东西。这真的是斗篷和匕首。

你有一个日期，我特意把 1947 年冬天放在那里。二月左右的某个时候，也许是三月。有一些贝都因人，特别是贝都因人的部落，随着故事的发展，你知道，口头传统非常有趣，所以我只想说，随着故事的发展，他们正在寻找迷失的羊和某人扔一块石头，他们听到叮当声，然后他们听到叮当声。

他们想，哦，山洞里有宝藏，他们碰巧发现的不是钱币而是卷轴。这些卷轴被送到了一位古物经销商那里。他的简称是近藤。

他有一个更长的名字，我不会尝试发音，但他得到了在所谓的第 1 号洞穴中发现的前七个卷轴。正如我所说，我们稍后会回到地图。根据口头传说，在他开始意识到他所持有的东西的重要性之前，显然其中一些卷轴（顺便说一句是羊皮纸）实际上也被鞋匠用来修鞋。再说一次，自然力量对洞穴的破坏，可能会破坏某些人的鞋子上的一些卷轴材料。

随着故事的发展，只是告诉你，随着故事的发展，这有点有趣。当然，我们需要记下的另一件事是那个日期，1947 年，因为此时正是英国托管时期的末尾。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事情一直在恶化。

联合国正在考虑是否要进行干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及所谓的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将会发生什么。因为如果你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当你从47年的冬天到1947年11月的时候，你已经在联合国做出了划分这个地区的决定。因此，就卷轴材料而言，1947年11月将是一个关键日期。

所以，坚持下去。我们稍后再回到它。与此同时，我们在耶路撒冷老城，耶路撒冷老城，我们有一座叙利亚东正教修道院和教堂。

这个组织的首领，他的名字叫塞缪尔神父。顺便说一句，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精彩的小书。当他来到那座修道院时，就穿过它。

顺便说一句，他是一名难民，也是一名孤儿。所以，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他会讲述他自己参与的故事，让这些贝都因人带着其中一些卷轴从伯利恒来到叙利亚东正教教堂。

我们注意到他有哪些。较大的以赛亚书卷，名为Zeruch的社区的著名规则《哈亚哈德》（HaYahad），佩舍尔文本的解释之一，后来被称为《创世记伪经》。在这本关于他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小书中，他讲述了一个故事，讲述了他们如何来到门口，这座教堂修道院建筑群的大门，他们看起来如此狼狽，以至于门口的人把他们送走了。

幸运的是，塞缪尔神父追了上去，把它们带了回来，并以1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些卷轴。顺便说一句，这是在耶路撒冷老城。你需要记住这一点。

叙利亚东正教教堂是，如果你走进雅法门，然后向右转一点，沿着一条小巷走，那就是它所在的地方。那是在亚美尼亚犹太人区的边缘。那就是遭受攻击的区域。

基本上，当阿拉伯人接管它时，犹太人必须离开旧城。所以，塞缪尔神父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动荡的时代和一个非常动荡的地方。坚持这个事实。

我们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他得到了这四卷轴。这一切都很好。

休息一下。这是一个故事。我告诉过你这是斗篷和匕首，所以我们必须以斗篷和匕首的方式来讲述它。

这是悬念，因为现在我们只需要一张 1 号洞穴的照片，然后是一张地图。那么让我来解析其中的一些内容。我们稍后会回来参观我们的库姆兰网站。

库姆兰被称为 Khirbet，是库姆兰的废墟。穿过一条干河就是第 4 号洞穴。这里是在 50 年间被冲刷掉的洞穴。这里是第一批被发现的地方。

第 1 号洞，然后是 2 号洞，然后是 3 号洞。请注意，它们距离库姆兰本身的情况有一点距离。因此，老实说，我并没有立即感觉到，哦，这就是产生所有这些卷轴的地方。一点也不。

花了一点时间才把它们放在一起。无论如何，让我们继续我们的发现。塞缪尔神父拥有这四卷书。

他的修道院里就有它们。与此同时，我们有一位以色列考古学家住在耶路撒冷西部老城外。请继续注意我们在这里的日期。

他得到消息说，这七个原始卷轴中还有另外三卷。正如故事所言，他在前往伯利恒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上得到了这三卷卷轴，并将它们带回来，它们恰好是战争卷轴感恩节和然后是《以赛亚 B. 卷轴》。几乎在他的腋下，跳上最后一班巴士从伯利恒返回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本土。

以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联合国宣布分治协议后，敌意很大，而且没有来回旅行。这一切都非常混乱；我怎么强调这个时代的动荡本质都不为过。所以现在以色列至少拥有这三卷书。

请注意，他确实试图购买四个，但再想想以色列：西耶路撒冷有三个，而东耶路撒冷老城的人们有四个。中间还夹杂着一点点敌意。相反，塞缪尔神父会联系美国东方研究学院，这是一个机构——一个非常庄严的机构——一个位于老城北部的好地方，老城的大马士革门。

塞繆尔神父联系了他们。他实际上把那四卷轴带到了这里。当塞繆尔神父带着卷轴到达时，导演哈丁并不在场。

于是，一位名叫约翰·特雷弗（John Trevor）的年轻人给他们拍了照片。他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学者，但最美妙的事情之一是他立即拍摄了它们，因为，出于我将尽力澄清的原因，它们在此期间在洛克菲勒博物馆的地下室里悲伤地解体了。因此，这些早期照片非常重要。

他们要拍那些特别的照片。好吧，与此同时，第三条和第四条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间隙，我将稍微补充一下。塞繆尔神父住在他住的地方，即老城里面，城门内，一切都很喧闹。

1948年发生了。塞繆尔神父再次义无反顾地离开以色列，带着他所拥有的四卷书飞回美国。对于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人来说，故事的一部分是这四卷卷轴存放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一个地下室里。

令人着迷的是，它们被保存在地下室的保险箱里，因为塞繆尔神父真的很想带它们去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并为叙利亚东正教教堂筹集资金，当然，叙利亚东正教教堂在其存在的情况下陷入了困境。他并不是非常成功。显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艰难时期，等等。

所以，他用这四卷轴以这种方式筹集资金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所以最终他出现并在《华尔街日报》上发布了广告。这是一个小东西，大约两英寸乘两英寸，而且它的广告用语相当模糊。

出售卷轴可能对学术机构有好处，你可以和我一样阅读这篇文章，你让 Yigal Yadin 在 1954 年购买了它们。记住最初的成本是多少，100 美元，现在是 250,000 美元，所以它们确实进入了以色列的占有，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顺便说一句，这笔钱确实流向了叙利亚东正教。

塞繆尔神父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将其收入囊中。以色列有这四卷书。您可能知道，我们与以色列博物馆合作，现在在书中设有一座神殿，供他们安放。

这是一个值得参观的好地方。但与此同时，那只是第一个洞穴。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显然，正如我试图向您简要说明的那样，进入这个洞穴区域的通道并不多，尤其是以色列考古学家。因此，一旦人们能够返回该地区并做更多的工作，这将是非以色列考古学家。它将受到约旦的控制，而从事卷轴工作的人将来自外部。

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来自修道院社区类型的事物，早期都在约旦控制下工作。1952年，我们发现了二号、三号、四号和六号洞穴。当然，第四项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项，我们很快就会回到这一点。

正如我已经暗示过的那样，七到十当时的状态并不好。随后，他们就消失了，总共有十一个洞窟。

这就是令人着迷的地方。我已经说过了，但由于这些洞穴沿着石灰岩悬崖以及泥灰岩地区的一些区域分布，所以库姆兰的那个小遗址最初并没有连接起来，至少对于观看的人来说是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开始并没有将这些卷轴之间建立起联系。是什么让他们建立了这种联系。

因为大多数卷轴，除了我们将返回的第四个洞穴之外，大多数卷轴都存放在看起来像这个罐子的罐子里。正如我所注意到的，它们很高，其中一些高达两英尺，顶部戴着一顶美妙的小帽子。顺便说一句，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的这本书的圣殿的顶部，如果你愿意的话，有一个形状有点像这样的帽子，让人想起这些古卷的发现。

无论如何，在洞穴中发现了装在这样的容器中的卷轴，当他们开始在库姆兰挖掘时，他们也发现了这样的罐子。所以这给人一种很好的感觉，库姆兰定居点、基尔贝特库姆兰发生的事情影响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我不应该这样说，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生产这些卷轴的地方。我已经强调了有关第四号洞穴的部分，所以让我在这里暂停一下。

与其他洞穴不同，有罐子，罐子里有卷轴，第四号洞穴似乎有架子，即用引号引起来的图书馆，这些东西就在定居点本身的干河对面，这些卷轴可以在他们使用更多。显然，在这千年多的时间里，那些架子腐烂了，卷轴掉下来了，啮齿动物，蝙蝠，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所以在第四个洞穴中发现的东西，正如你所看到的，有很多碎片，一些它们只有拇指大小。您可能知道，如果您关注过这个故事，就会发现，尤其是在 20 年前到 10 年前，这些东西没有被发表这一事实引起了很大的愤怒。

但我们需要记住，当你处理这个数字的碎片时，正如我刚才所说，其中一些碎片确实有拇指大小，甚至可能更大一点。文本片段，它只是文本，就像拼凑一个拼图游戏，每一块看起来都一样，对于那些正在处理没有圣经文本的卷轴的人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首先说什么。分析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好吧，让我们继续一点。我刚才说过，在库姆兰工作的早期，他们并没有真正照顾好这些材料，这是洛伦·希夫曼（Loren Schiffman）的《回收死海古卷》中的一段话。让我和你一起读一下这句话，然后再谈谈它。

引用希夫曼的话说，没有关注保护和保存。学者们使用透明胶带，我们立即对此感到颤抖，或者在组装邮票时使用涂胶边缘来固定碎片。阳光照射进房间，古老的手稿被沐浴，导致进一步腐烂。

咖啡杯、香烟，这是常见的景象，我们只能想象它们可能对脆弱的卷轴造成多大的损失。现在，公平地说，我们谈论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我们谈论的是约旦控制下的这个地区，但这些人却没有我们现在拥有的那种东西，因为我们认为处理非常昂贵的东西非常古老的文本的方式。然而，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确实对使用透明胶带将其中一些碎片拼凑在一起的前景感到畏缩。

所以，回顾一下，约翰·特雷弗（John Trevor）拍摄了这些完整的卷轴（至少有四个），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以防其中一些也已经解体。好吧，让我们更进一步，一旦他们通过这些罐子在网站本身和卷轴之间建立了联系，然后他们就

开始在网站上进行更多的工作。我不会在这里向您展示所有内容，我们不会进行完整的历史调查，但有一些事情很突出。

首先，他们发现了一个房间，就是这个，这个长长的房间，我们站在一个瞭望塔上往下看，这个长长的房间实际上还有第二层，在那个长长的房间里，他们发现了一些东西的残余物，最初他们开始将其识别为写字桌和/或长凳。我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除此之外似乎还有第二个故事，然后，最重要的是，就写作而言，他们发现了一个墨水池。

现在，正如我向您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罕见的发现，有趣的是，他们所展示的那个并没有在以色列展出，而是在安曼的博物馆展出，因为请记住，该地区曾在约旦统治下控制大量工作的完成时间。我们来看看。这是墨水池，注意阿拉伯铭文告诉我们它是什么。

所以，我们有一个写字间。顺便说一下，写字间是用引号引起来的。你可以感受到一些正在研究这种原始材料的人的风格，因为他们使用的术语反映了其中一些学者来自的修道院社区。

所以，你有一个写字间，一个写手稿的地方。你们有一个餐厅，一个一起吃饭的地方。因此，他们正在从自己的背景中解读修道院的情感，从而理解他们对库姆兰的理解。

好吧，我们确实知道，再次前进到我们发现的其他事情，我不应该说我们，他们发现了库姆兰，这是一个不仅有这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写了很多文本和文本被储存起来，但它似乎也是一个非常致力于确保他们保持仪式纯洁性的地方。所以这里有一个水域，这里有一个渡槽或一个渠道，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渠道，通向那里，然后通向外面。有相当多的仪式性沐浴。

这可能是您看到最多的一个，因为它更大，而且上面还有一条裂缝，显然是由地震造成的。同样，我们面对的是地震活跃地区。但 *mikvah* 是一种仪式性的沐浴，*mikvahot* 是复数，正如我所说，那里有很多这样的沐浴。

你知道这就是事实，因为有一种方法可以走入水中。那里有一个小隔板。然后他们会沉浸其中，然后走回这里。

奥查的小东西中储存的水的种类，有很多话要说，它象征性地提供足够的纯净水，使整个仪式沐浴变得纯净。无论如何，这里有足够的净化仪式的证据，让我们对这个社区可能涉及的内容有所了解。我们还看到他们在这里进行公共用餐。

这是我从网上找的图，不是我自己的。我没有看到那些小容器。但正如你和我一样，他们发现了一千多个陶器。

这是我们的长房间，又被一些人称为餐厅。就在这个区域，另一个房间可能有点像食品储藏室，在那里发现了这些器皿。除此之外，在该区域的地表下方，他们还发现了动物的骨头。

那么，当然，问题是如何使用这些？他们是被设定为祭祀动物还是他们实际上吃动物的肉？很难说。我们将在本次讲座稍后的某个时间点，或者可能是后续的讲座中，回顾这些文本在解释其中一些事情时实际上帮助我们做什么。其他发现，只是为了让我们继续前进。

有一些非常少的证据表明公元前一世纪、二世纪和一世纪之前就有定居，但我们不会花时间讨论这些。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座塔楼或防御工事，以及大量的罗马材料，这与库姆兰位于罗马进攻路径上的事实非常吻合。请记住，在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第一次起义中，罗马人向北出发，从凯撒利亚开始，席卷加利利，占领了加姆拉，显然沿着约旦河谷来到了库姆兰，下一个是在公元 68 年。

无论如何，这就是罗马东西存在的原因。还有地震的证据。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这个日期呢？约瑟夫斯在这方面帮助了我们。

还有火灾。似乎没有私人住宅，根据我们对死海地区这些社区的了解，这也很有效。这个特别有趣。

在该地区仍在约旦控制下进行挖掘时，他们在定居点以东发现了一个墓地，大约有 11,000 个坟墓。再次强调一下，这里只需要说一个限定词。如果这是由犹太学者挖掘的，那么在挖掘墓地方面就会引起更多关注。

但这里并没有那么担心。他们当然没有挖出所有的骸骨，但是他们挖出来的都是男性骸骨。因此，当我们解释这些人可能是谁时，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全面披露而言，在库姆兰附近发现了一些女性骨骼，但不在东部这个非常有序的墓地内。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定居点的确切开始时间存在一些争议。它曾经是一个考古遗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 世纪中叶。

我们的一位重要考古学家乔迪·马格努斯现在表示，也许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一点。也许定居点早在公元前 100 年就开始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所做的就是比其他地方更早地引进文本和材料，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当然，不断出现的最有趣的问题之一，我之前提到过，是，好吧，这与圣经文本有什么关系？这很重要。就致力于圣约的社区而言，我们拥有什么？那么，圣经文本是如何反映在这个群体中的呢？那么我们开始吧。我们发现的大约四分之一似乎是圣经文本。

因此，为了将其纳入我们当代思考这些事情的方式中，如果要比较戈登学院和戈登神学院的图书馆，我们会发现戈登神学院的圣经文本和圣经相关文本的数量比戈登学院的图书馆高很多，那里是一个文科图书馆。所以，事实上，你已经有了大量专门的圣经文本，现在，当我们将看到对圣经文本的评论时，我们将很好地感觉到这是一个致力于某种形式的地方圣约研究和历史。因此，这阐明了其中一些事情。

申命记、诗篇和以赛亚书的多本。你知道吗？顺便说一句，这很有趣，因为当你看《新约》时，《新约》作者引用的主要书籍是什么？嗯，申命记反映了托拉，以赛亚反映了先知，然后诗篇反映了第三类。此外，库姆兰圣经文本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拥有除以斯帖记和尼希米记以外的所有内容的片段。

我知道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有时你会发现它只说了除以斯帖记之外的所有内容的片段，但那是因为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希伯来圣经正典思想中的一个整体，但这里也没有任何来自尼希米记的内容。我已经提到过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主要文本类型与我们翻译的传统犹太文本类型相匹配。换句话说，库姆兰中的内容与我们的马所拉文本中的内容之间存在非常好的对应关系。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关于正典的讨论总是持续不断，特别是希伯来圣经正典和希伯来圣经正典的三个部分；我刚才提到了他们。托拉、先知和著作。

这是三个部分。嗯，有一份来自库姆兰的文件，叫做 4QMMT，顺便说一句，这意味着它是在第 4 号洞穴中发现的。库姆兰，用 Q 表示，而 MMT 是希伯来圣经标题 Mixat 的缩写形式 马赛托拉。这个有六个片段，当它们放在一起时，看看它告诉你什么？嗯，有趣的是，从那一行开始，我们有一些内容将被转录，然后翻译如下。

4QMMT 的作者，我们再次看到这里的片段被拼凑在一起，但作者正在吸引某些人，对吧？我们写信给你，希望你明白一些事情，以便你能明白摩西书。这是 Sefer 和摩西的开始，就在那里，所以你在英文翻译中看到它，摩西的 Sefer 书，先知书，然后是大卫和世代，对吧？所以，稍微解析一下，摩西书就是我们的摩西五经。在希伯来圣经正典中，希伯来圣经正典的第二部分被称为先知，Nevi'im，但它包括我们所说的历史书籍，因为它们里面有先知，即使他们没有写先知，然后我们的希伯来圣经也有书写先知。第三部分将被称为著作，一般来说，从诗篇开始，其中至少一半是大卫创作的，然后，有趣的是，现在我意识到我们现在处理的不是卷轴，而是我们有希伯来圣经正典，已被整理成手抄本，装订在一起，但它通常以编年史结束，编年史书是如何开始的？它从家谱开始，这里的世代，所以也许我们的 4QMMT 反映了那个由三部分组成的圣经正典的特定社区的相当坚实的意义，甚至早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少是公元前一世纪。

《托拉》、《摩西》、《先知》、《尼维姆》，也许还有以大卫和《诗篇》为代表的著作，以及世代相传的最终编年史。嗯，这是题外话，但我一直喜欢经典讨论，但让我们继续吧。我们在库姆兰讨论过圣经文本。

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这里是宗派文本。换句话说，这些特定的文本让我们了解这个社区可能代表了谁，对吧，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具体的关注点。请注意，正如我所总结的，人们对契约感到担忧。

他们是一个新约团体。人们对托拉的研究感到担忧。事实上，他们应该让人们一直从事托拉的研究。

他们昼夜循环，总是有人学习《托拉》。他们称自己为查多克之子。这意味着他们正在为以色列其他地区提供赎罪祭。

这就是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所以神职人员。仪式的纯洁性体现在考古学中，体现在文本中。他们有圣殿卷轴，所以他们正在寻找一座修复的圣殿，这确实是存在的，这在所谓的战争卷轴中尤其得到了证明。

他们认为自己真的生活在时间的尽头，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之间将会发生一场伟大的战斗。因此，这些被称为宗派文本的文本将贯穿这些线索。还有一个叫做 halachic letter 的东西，我已经提到过它，4QMMT，但它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它从日历开始。库姆兰人对日历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似乎一直在使用阳历而不是农历。

这是另一个完整的讨论。我们现在不去那里。4QMMT 的第二部分讨论了各种与法律、纯洁性、纯洁性部分、耶路撒冷比其他地方更纯洁的部分等有关的神秘问题。

第三部分是我之前摘录的部分，因为无论作者是谁，它都呼吁其他人考虑所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的 halachic 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宗派文本，并且它有 halachic 法律部分，如果你愿意的话，它的部分，然后更简单地说，我们可以稍后花更多时间在这些上，也许，希伯来语单词专门用于库姆兰的解释语境是 peshet，所以我们有几篇文本声称是对经文的评论、peshetim、复数评论，而最有趣的，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花更多时间，是对 Nahum 和哈巴谷。它们之所以

令人着迷，是因为那鸿书和哈巴谷书的选择，以及这些社区在看到这些评论适用于自己的情况时如何处理这些评论。

我们也有社区规则。这是在K1发现的。这可能最有助于帮助我们阐明这些人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要求，他们在信仰方面的神学要求，以及他们在生活方式和行动方面的要求。

因此，社区规则将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还有一首社区领袖也应该知道的赞美诗。我刚才提到了战争卷轴。

这些人有一种感觉，他们生活在末世，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之间将会发生一场巨大的灾难性战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卷轴。这是最长的，圣殿卷轴，最后，我们有一个用铜制成的铜卷轴，这特别有趣，因为一旦他们把它展开，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描述了宝藏的发现地点。

我不认为有那么一刻，没有一群人在阅读那本铜卷轴，试图弄清楚如何按照指示到达宝藏所在的地方。好吧，让我们看看这里的一些额外的图书馆馆藏，因为我们有圣经文本。我们有一些宗派文本，这些文本明显与这个群体如何根据圣经材料评价自己有关。

此外，伪书，错误地归因于圣经正典历史中主要人物的著作。在库姆兰有许多碎片出现。因此，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些人在传统和文学方面并没有与更广泛的犹太犹太教（让我们这样说，更广泛的犹太世界观）隔离开来。

其中一些东西也在这里得到体现。有一些作品涉及法律问题、哈拉卡，甚至随着对第4号洞穴材料的进一步分析，材料、数量和百分比也不断增加。有些东西我们可能会想称之为智慧文学。

好吧，让我们根据文本和考古发现来总结一下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已经提出了这些建议，但这是我们试图找出这些人的世界观或世界观可能构成的总结。首先，他们非常重视契约。

在某些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正在重新获得上帝与他的子民在西奈山所立的圣约。为此，正如我之前所说，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神职人员。他们是查多克的儿子，正义的儿子，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们将成为以色列其他人的赎罪祭。

我们热衷于纯粹，当然也在等待时间的终结。我们的佩舍尔文本和战争卷轴文本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现在，当你阅读有关库姆兰的材料时，大多数撰写和谈论它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艾赛尼派社区。我只是在缩略图中定义了它们。艾赛尼派，正如我们从库姆兰以外的工作中了解到的，严格、严格的社区、分离主义、排他性。

我们有很多人、学者、学者和古代资料，他们实际上指的是艾赛尼派，他们与库姆兰社区无关，但他们了解艾赛尼派。所以，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读老普林尼的书。他谈到了一个禁欲主义团体。

菲罗也这么做。关于艾赛尼派是谁，您可能还有最广泛的资料来源，那就是约瑟夫斯。我们将在他的战争和古物中描述它们。

他花了一些时间来描述艾赛尼派。约瑟夫斯还描述了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狂热者以及艾赛尼派。但约瑟夫斯在这方面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我们有这些描述。

正如我之前所说，有些人认为我们的库姆兰人是艾赛尼派。话虽如此，我们确实通过文本镜头来看，发现这些文本确实有一些与撒都该人共享的共同主题。撒都该人就是那些与圣殿有关的人。

这是另一个完整的问题，但撒都该人是来自萨杜克的一个名称。因此，正如我上面所说，第一世纪的撒都该人与圣殿的联系更为密切。所以，有些人看到了这一点，尤其是我们的劳伦斯·希夫曼，看到我们在这里也有这种连续性，特别是因为我们的一些佩舍尔文本包含了针对法利赛人的相当强烈的争论。

好吧，快速的提议，算是结束了，至少现在是这样。我是那些对简单地将这些人简单地归类为艾赛尼派的人来说有点不可知论的人之一。任何社区都会有一些活力。

它将是机器的、发展中的等等。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想想你所居住的社区，并想想 40 年前的情况，以及从那时到现在，由于各种原因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所以，让我们尝试一下，我将向你们建议，这个特定的社区，即使它是排他主义的，尽管它退出了，尽管它是孤立的，但确实经历了一些变化。

所以，这里有一个建议：公元前 150 年代的祭司家庭对于耶路撒冷的整个圣殿建设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时光，根本不是一个好时光。当我们阅读约瑟夫斯时，我们知道他们在买卖祭司等等。

那么，我来读一下，你也可以跟着读。祭司家庭的成员是祭司家庭中虔诚的成员，他们对哈斯蒙尼王朝屈服于希腊化的影响以及对圣殿和祭司的影响感到震惊。于是，几十年来，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就隐退到了荒野之中。

正如你可以在这里读到的那样，这次撤回是为了回到西奈旷野中的圣约。西奈旷野曾是上帝子民遇见上帝的地方。因此，这个社区想要重新组合，如果你愿意的话，回到纯粹的生活方式。

然后，当然，正如我为您指出的那样，他们也将其视为末日事件。现在，这花了多长时间？不知道。他们确实看到了自己，因为耶路撒冷圣殿中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是如此可怕、如此可憎。

他们认为自己成为以色列其他人的赎罪手段。他们认为他们的社区是一个基于仪式的纯粹社区。他们认为自己是撒督的儿子。

所有这些都是这幅画的一部分。他们称自己为以色列赎罪者。后来，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很难说了。

可能是在公元前 31 年的地震之后。很难说。但后来，人们认为也许其他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人也有同样的分离感、纯洁感和虔诚感。

因此，在其最后几年，在沦陷之前，在罗马人的猛攻下，也许他们确实发展出了更多的艾赛尼风格。我们还没有时间阅读那些我们看到的描述艾赛尼派的外部资料。但至少这给了我们一个开始。

无论如何，当库姆兰在罗马的猛攻下陷落时，耶路撒冷就屈服了。事实证明，一些卷轴，至少如果不是来自库姆兰，而是来自周围地区，被带到马萨达，因为我们确实在马萨达看到了这座伟大的堡垒，它曾经是希律王的堡垒，但后来成为狂热者的最后据点。在马萨达的几个炮台壁室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卷轴。

也许其中一些来自库姆兰陷落后的库姆兰。现在，像往常一样还有很多话要说，但现在就结束了，只是回顾一下，充实我们开始的内容。我们总共有 11 个洞穴。

正如我所说，第 4 窟建议了大约 500 份手稿，但总体而言大约有 800 份手稿。看看碎片的数量。很难说完整，但想象一下将它们放在一起。

这些文本的作用，我再次将其提炼成一个非常快速的摘要。其中大部分都来自社区规则、战争卷轴或比希尔文本，但我们看到了犹太教，这是当时一种特殊的犹太教，犹太教。这些文本将提到，尤其是在社区规则中，至少有两个预期的弥赛亚，当然有很强的世界末日联系，这里肯定有洁净和纯洁的重要性，然后可能还有施洗约翰的联系。

最后，我已经说过两次了，但是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思考这些文本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以及语言是如何发展的，是多么重要。也正在发展。这只是对库姆兰的介绍。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对个别文本进行一些分析，但这让我们开始记住这确实是一项跨学科研究。

从地质学、历史学、考古学、文本研究、社区社会学的一切，但现在就足够了。

这是伊莱恩·菲利普斯博士在讲授《圣经研究导论》。这是第 12 节，库姆兰和死海古卷。